

天荒地老

老家幽暗的鐵皮廚房角落裡，堆立著十支手臂粗黑棕相間彎曲度尚可忍受的青剛櫟木，擺放了一個月後，粗糙的外皮點綴了樹葉般層層圈圈的灰白，我讓它們靜靜地立著六個月，直到內層水分完全逝去，我的憂心也會漸漸淡去，只要是深謀得等待都是值得的，而且越等越有快感，期盼那天儘快來臨。

羅列於暗處的青剛櫟，彎彎曲曲各有特色，最讓我怦然心動的是現有的形體上便能看出那令人驚嘆的「弓」形，兩片美麗的彎弧已然成形，更神的是上下比例完美對稱，稍作雕磨就是良弓美弧了。這樣的驚豔，遍尋，是需要際遇的，就像在河岸裡尋找玫瑰石，不斷地從失敗中吸取經驗，練成了看得懂的能力，就算具備了看得懂的能力，亦難保證尋出紫潤瑰麗的好石，有時站在其上，近在呎尺，依然無緣相屬。

每一段時日，痴立於那十幾支弓木前，就像看一幅幅深奧的抽象畫，一根根抽出，近看遠望，左翻右旋，就是要找出它的形。每一根自有其獨特的形貌，按其本性雕塑即可，絕不過分苛求。萬萬不能於動工後再來反悔，如此太糟蹋了。深思熟慮後，每一刀，每一磨，落得也實在。

弓木的外皮是一張張歷經滄桑的臉，坑坑洞洞，散佈著大大小小的樹瘤，最後還是要評估弓木的可施作度。這最須把關，絕不能放鬆，不然最終的惋惜還得自己承擔。有時，稍不留神，坑洞太大，補上木粉淋上快乾劑，依舊無法免於折裂，回天乏術，終究要放棄，到頭來還是一場空！

成品越多，領略出弓木頗具靈性，彷彿能感受施作者的用心，每一絲細微體貼，日後必招來一次又一次的湧泉相報。我的每一支弓，花盡心思調測，直至壽終正寢疲乏無力前還在調測，沒有滿意之時，只爲了發揮極致。弓是藝術家，在乎生命的完美，不在乎生命的長久。弓的好，在於發射後，箭飛行中所呈現的弧度、穩度、與準度，好像砲彈出了炮管，精準地在空中劃出一道永不更變的弧。

弓的製作到了九成，就要上弦，進行最累人得邊測邊磨，爲了拿捏整體搭配，而不致磨過頭，只能細磨，一次雙邊只磨去薄薄的一片，蜜蜂般汲汲來回於靶場與工作室之間，直到磨出最勻稱的力道，這過程最讓人割心傷神。此時的我，全身肌膚或毛髮沾滿了銀白的木粉兒，活像是在麵粉堆裡滾了幾圈，粉汗相混無暇擦拭，顏面或四肢流出了幾道或乾或濕的汗水印渠。

七年前，前一場比賽得了個人賽第二名，團體賽第一名，壓力悄然上身，下次若不更上層樓，誓不爲人，我日夜苦練，堅信必有突破。忘卻肉體疼痛，手掌硬繭叢生，原來看得到傷害不算傷害，真正的傷害早已入骨，右手中指第二關節僵直硬化，每次進行後壓固定復健，內人及女兒們總是面露憐色，她們說：「爲了弓箭，你真是招誰惹誰了呢？」但這還不算是不幸！殊不知真正的不幸是出乎意料的，是大難臨頭猶在深自暗幸的大不幸，僅用了二個月正是精準無比的比賽弓大賽前三天下弓臂竟硬生生斷裂了，恰到好處的力道全然喪失，猶自不甘地傾心瞄射，那感覺一去不回，縱使強化網綁黏合，爲時已遲，我像失去了相依爲命的親人。

比賽在即，如深陷漩渦，就算浮枝飄木依舊視爲粗藤固繩渴望攀抓脫離苦海，那怕一絲希望都要嘗試，絕不可臨陣脫逃。迅速地再買一支乳白鮮黃貌似救世主的七里香

弓，只怪當時對弓的了解只是皮毛，只注意弓的準度，未在意其乾燥度，橫練三天後在比賽當天一大早它竟然也斷裂了，我一片枯寂，原來不幸真是結伴而來？好想一走了之，然而想到四位苦苦等待的隊友，告訴自己：「一人敗，總好過全隊未戰先敗！」

明知希望渺茫，依舊借了弟弟的弓箭，勇敢參賽，成績低的無法接受，連複賽都未入圍，只能壁上觀。深深的覺悟，苦練是不一定會有收穫的。更大的承諾常會引來更匪夷所思的意外。二次的斷弓，驚覺將信賴放諸於虛擬的自以為是多可怕的事啊？從此，我的弓我必精心調製。

秀林鄉文蘭村是原住民傳統射箭的發源地，有一段時日，每到週六或週日，必奔向文蘭村，只為吸取令我癡迷的箭氣，深恐濃濃箭氣無端消散，何等浪費！向弓箭前輩們請教製作方式、射擊姿勢、及基本養護，真是如沐春風，何其快哉！多年後前輩們都成了參賽無數榮辱與共的隊友，總有聊之無盡的弓箭話題，箭海果真無涯，稍能體會所謂「後山論箭」，其實只要參與其間，就已無憾了！文蘭村因緣地成了溫馨箭戀的故鄉，想起弓箭，就想到了文蘭，及那段此生難忘心隨箭走的歲月。

盡可能買足了製作弓箭的器材，如砂輪機、砂輪片、文化線、卷繩、香蕉水、透明漆、靶架、靶墊、靶紙、靶蓋、弓弦、及快乾劑等。我的砂輪機，聽說是砂輪機中的 Double B，轉速最快，一分鐘可轉一萬一千下，先前不以為意，直認那是誇張的說法，執意地跟其它廠牌比較，且磨出了幾十支的木弓後，亮麗如新，耐用依舊，真是暗幸當時的想法，「只要是為了弓箭，必要的犧牲是值得的！」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實在貼切！製作過程中，少而一樣工具而不得不暫停或焦等那是多令人捶胸頓足的事！

傳統射箭，單弓，細箭，孤影，絕無輔助瞄射器材，然人心軟弱，親臨如大賽的困境時，勢必要依賴看得到抓得住的作為、符號、或信仰，於是弓箭的外表上都是記號，試圖將一切都在精算之中，上下弓臂的比例，弦與弓窗的距離，上下臂的勻稱度，弓把上端一橫一橫等距的刻度，無非是求得踏實與心安。追求完美的苛責也就無處不在，永遠有做不完的事，總在切切割割，磨磨補補，「一個小時要起起身，走動走動！定在椅子上，你好像木頭人喔？無論如何身體最重要，好嗎？」太太無奈的說。

不知從何始，完成精測後，無法克制地雙手戴著綿手套以彩豔文化線緊纏力繞，一圈又一圈，從兩端的弓樞直到中間握把，緊緊密密，繃繃實實，試圖延長弓弧壽命，不致拉斷，淋上快乾劑，使弓木表層與繩類完全黏合，風乾後，再漆上多層的透明漆，這時他好像穿了一套水火不侵的金絲甲，更像是一位晶瑩銀亮的鐵甲武士。每隔一段時日，又著魔似地檢視全身，拿起快乾劑及透明漆，淋了在漆，補了又補，只為了讓它永保強韌，天長地久！

箭桿歷經熱燒修直，竹節磨平，外型修飾，克服了竹節突出處，光滑平整，用心之深，觸者可知。材質猶是關鍵，高山箭竹厚實色深，軟硬適中，飛行最穩。將 15 公分長、直徑約 0.5 公分的鐵釘，插入前端竹孔內約 5 公分深，再以七彩綿繩連同箭桿由前向後密實網綁約 10 公分，最後以快乾劑淋灑，就是堅硬的箭頭。從尖鋒處直至最尾端箭總長約 90 公分，沒有尾翼，竹尾對稱下磨，便是渾然天成的箭尾槽了。

長期練箭過程，每一次起射都是力的釋放，力的波動，弓臂的外表、箭尾槽、及弓

弦時有損傷，快乾劑是神奇接合劑，它黏合的不只是弓箭的外表，也醫合了射手擔憂的心靈，弓箭稍有損傷，如熱鍋螞蟻七上八下的是射手的心靈。每當，將原本碎裂的箭桿以動手術般耐心地恢復成百分之九十五的型態時，竹片裂痕依稀可見，繞著圈圈的膠帶，銀白快乾劑流貫其間，碎軟箭身因而堅硬如前，無傷其神準的天性，原來殘缺可以依舊美麗，照樣憾動人心，堅持不朽。

五支歷經無數次大賽的比賽箭，支支都是殘箭，只是殘缺的程度不同而已，它們忠心耿耿，一心只有黃心，與生俱來的使命便是衝向黃心，朝思暮想就是要趨近於黃心的中心點，那黃心內的交叉點是一種記號，一種讓群箭為之瘋狂的符號，特殊魔力讓群箭粉身碎骨，雖死無休。以為死就能解脫，誰知死又有大死小死，這差別又是一段可長可久的纏綿了。總不得好死，若能一走了之，也就算了，射手們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讓他們起死回生，不知受傷多少次，身上流滿著白玉斷續膏，緊貼著形形色色滑滑潤潤的膠帶，從不嫌棄那已不再美麗的外表，再乎的是一心只有黃心的雖死無憾，這是一種永不磨滅的盼望，射手的全心全念放諸於群箭之上，只希望箭隨心走！

每支箭都不是獨立存在，就像每一個人絕非獨立的活著，生命裡一定連接著其它的生命，牽連越多，牽掛越重。五支比賽箭其實與沙場中生死與共的同袍相似，時時互補，禍福共擔。當一支箭射歪了，絕不能放棄，要用其餘的箭補回來，能補多少就補多少，堅忍分散在每一箭之中，越到終點就越能驚醒原來過程中的細微堅持是對的，成敗在於過程中點滴計較。冥冥中有一位會計師，緊隨細算每一位射手的付出與堅持，惟恐錯算而枉負了每一個默默苦練的人。

在弓與弦上做了許多顏色時退時新時上時下的油性筆記號，那小小的一點，是無數測試的結果，有時深怕弦斷了，失去那一點，從頭開始，那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那一點亦是掙扎的一點，想要以銅扣或繩結固定，卻又不甘，深怕缺乏了變換的「及時性」，於是那點像我心總在上下無定。為了防止弓弦扯斷，失去那關鍵的點，在搭箭點的上下三公分再網上六公分寬的超細麻繩，淋上快乾劑，無論千撒萬放，這弦就不可能拉斷，而那搭箭點便永遠存在了。

逼使自己，只要站在起射線上，就要計算分數，片刻不可鬆懈，比賽只有十箭機會，每一支都足以將先前的苦練化為雲煙，嘆息，化成終生難忘的追恨！總是不夠強悍，無法瞬間變換，無法即時提振，總要暫戀，總要喘息，難道練箭就要如此嚴肅？一定要驚天動地嗎？終究還是要面對，面向箭靶與心靶，嚴謹斟酌對待每一箭，斤斤計較，時時提醒，苦苦掙扎，試著全身敏感化，試圖精細掌控，只有靶與我的存在，周邊的生命都已停止呼吸！

全然顧及所有的點，黃心、箭頭、弦影、及姿勢連成一線，串成流暢的「形」，是極為困難的。只能將錯誤減到最少，將感覺儘量統整，每一次起射，是生命的起落，包含了多少的不捨，多少的愛恨，所有的努力只是為了這五秒鐘的呈現，縱然先前如何的海誓山盟，那不能代表什麼，人們只相信看得見的，沒親眼看到一概不算。

人們對弓箭不斷挑剔，力求完美。而弓箭對人類也忠實的回報，不斷地全程篩選，甚至更精準，更細膩，更殘酷！那篩選如影隨形，只要動起弓念就開始了，一次又一次地穿透人心，蹂躪人心，時而在默默無語獨自拔箭時，時而在暴雨後暗自擦拭弓箭時，

時而大敗後流星趕月回程懺悔中，時而在為射偏的一箭咒罵自己時，時而在等待上場當下歇思底里好想逃離時，或是決賽時刻止不住總在發抖的雙手時，多少次徹悟了如黑洞的懦弱，原來剛強只此而已，看著前庭角落擺放了十幾支新舊不一的木弓，幾十支深深淡淡圈著紅白黑綠膠帶的殘箭，以及因著它們而存在的附屬設施，亞鐵靶架、砂輪機、繩線類、各類大小彩色靶紙、軟墊、膠帶、護臂、指套..等，還有那些堅持不退的弓箭好友們，離不開了，好怕弓箭會笑我，恐懼他們將我篩除，更怕他們無人陪伴！

摺成卡片大小泛黃的 A4 紙上舞寫著日期及每一局總分，看到最高分與最低分，彷彿還痛苦地置身於箭局之中，掙脫不出，惟恐後五箭射不出對等高分，或悔恨為何射得這麼低，再想想二者差距，差距越大突顯不穩。結算總平均，終於看透自己，是 70 亦或 80 分的射手，分數越高，進步越難。90 分以上是遙不可及，像流星，稍縱即逝。弓箭最誠實，鑑照我真正的實力與弱點。早知缺點為何，多年來與之共枕，爭戰，至今無法克服，時而接受，時而妒恨！

最讓我心靈深受震撼的是拔箭道，還是無法理解為何在這條去回總長四十公尺的拔箭之路竟來回無盡地走了八年，還要走到何時更不得而知，我像被箭射穿被靶所控地日日走踏，不計風吹日曬雨淋，致使這條道路光亮如石，叢草難生，筆直如箭，幾已凹陷，以腳步來清掃，以足掌來擦拭，以汗水來澆灑，以意志來硬土，到底是因為蒙受拔箭道的感動而使我持續練箭，還是為了不讓拔箭道荒涼而不忍不練，如今，依然想不透？

走在這條路上，總是若有所思，從沒一次是無憂無慮的，只要握著弓箭它亦隨之沉重了，免於過份孤寂單調，總會望著遠遠尖尖厚厚綿綿的大山群，彷彿有它們的日日相伴相望就覺得安慰些了。更喜歡盼著時而如帶如縷時而濃淡飛舞抹在山腰的白雲，它們是弓箭之神派來與我作陪得天使群，深怕我過於寂寞半途而廢一走了之。周旁原來只有一米高的果樹群，如今已是二層樓高的濃蔭密林，他們是我的親密夥伴，傾聽承受了太多的漫罵與負面情緒，他們是最了解我的。還有，鳴鴉、追鳥、飛蟲、繞蚊、及沉日，也從不讓我孤單，總會聲聲相和，不捨落暮！

箭靶給我的啓發亦是無語可敘，只有以心領受，每次更換新的靶墊或靶紙，看到四層靶墊中心處已透穿了直徑約 15cm 的大窟窿，怵目驚心，再看到靶面上數之不盡的箭孔，點點如蜂巢，此時，不需言語，只想流淚，只想低頭，只想痛思，回首人生路，好像都在半途而廢，好像不斷地逃避，已將愧知天命，這條射箭之路絕不能再放棄了，這也是僅剩的了。

木製靶架腐朽後換成亞鐵以防鏽，三層榻榻米為基再以三層塑膠靶墊為面，平時蓋以厚重塑膠帆布避雨，太太說：「靶架弄得這麼好，午飯總要喚了又喚，才會遲遲而來，你到底會射到何年何月呢？」我笑著說：「或許天荒地老吧！」